

## 完美與不完美——佛教戒律觀 寂慧

眾生皆有追求完美，無瑕世界的願望。因此，在小說中看到不沾塵、不吃人間煙火的高士，不期然產生敬佩、嚮往之情。更嚮往完美的世界，大同的世界。經典裏，淨土總是至善、完美。佛菩薩曠劫思惟，建造盡善盡美，無疵的樂土，讓充滿罪惡，醜陋的眾生安住，這都是應眾生追求完美的需求。

然而，現實世界是有漏的，不完美的，是穢土，五濁惡世，堪忍的世界。無處不叫人氣餒，無時不苦。追求完美，清淨，無異緣木求魚，與現實作對。不單器世界充滿水、火、風等災難，眾生也是志性不定，無常善變。在根本煩惱貪瞋痴慢疑見及二十種隨煩惱驅使下，無意義，無意識作惡犯險，自害害人。世間的不完美，都是眾生做成的，如是因如是果，凡事皆有因，最後自食其果。做惡因，自然遠離解脫，遠離清淨的世界，可悲可憫。但切忌幸災樂禍，眾生與我們有大因緣。我們該如佛菩薩般下生，拯救眾生，與他們共生死，共患難，千方百計去饒益有情。

佛教戒律，就在這完美與不完美兩個方向下開展。在完美方面，要求個人做到盡善盡美，以最少的資源資養色身，不為己而虛耗浪費；另一方面，以柔和安忍面對侵畧的世界，在煩擾，敵對，矛盾下，保持從容如法。行為極端收斂檢點，務求不因為自我的存在帶給世間任何干擾，進而讓眾生喜見，給予安祥，希望，慕道之心。

修持方面，以止持為主。止持，持此戒以止惡，即諸惡莫作，常保持警覺，克己復禮，密護根門，不讓六根外馳，不讓六塵沾染。去除煩惱，去除我執，將自我消融。人格上，除具備內在美德，出離心外，外在的威儀，與眾生保持適當的距離，與世間保持若即若離的交

涉，恰當的行為，八正道的生活。完美的追求，不可為而為。

另一個方向，在不完美的世界，有感於眾生在無明中，做業受報，生起大慈憫念，發菩提心，誓願去除眾生苦惱，度脫一切眾生。安忍眾生的愚痴，體諒眾生的造業，接受這不完美，五濁惡世。不管怎樣作，都無法做到至善至美，不論如何做，皆有遺憾虧欠。就是做了大善行，利益無數人，總有漏網之魚，甚而犧牲某一小撮人去成就大業，在眾生一體的前提下，必有不妥及不公平之處。縱使定下嚴格的規矩、戒律，終因時空的改變而產生流弊。現實是殘酷的，歷史是無情的，人生是不完美的，從中去體會無常、無我、苦。更積極、精進去度生。

修持方面，以作持為主。作持，持此戒以作善，即眾善奉行、廣行六度四攝，四無量心，運用般若智慧去指引，抉擇。在嚴謹的戒律下，明辨開遮持犯，普度眾生。有需要時，即使犯戒，即使下地獄，為饒益有情，在所不計。務求將自我消融，去除眾生苦惱。

從過去的歷史，可發現人們對戒律普遍走向兩個極端：1. 認為戒律很神聖，很重要，很嚴格，不能隨便改變，需嚴格遵守，必能解脫。不知道世間無常，時空不斷改變，墨守成規只會窒礙不前。佛陀在開悟後十一年才制戒，因初期的弟子依法而住，自然不會犯戒，亦無戒可守；戒律不是一個龐大的思想體系，急需豎立；戒律充滿彈性，千差萬別，不能早作規範，需有事情發生後才能制。因此，當佛教後期發展得龐大複雜時，佛陀不斷制戒，改戒，捨戒，因應時、地、國法、眾生的習俗，喜好，隨制隨捨。有些戒，才制數天，為了避免大眾對僧團的誤解，隨即捨棄。如《律藏》

〈小品〉第五章三十三節中，佛說法時打了一個噴嚏，諸比丘高聲道：「祝你長壽，世尊！祝你長壽，世尊！」這紛雜中斷了說法。佛問：「諸比丘！對打噴嚏的人說祝你長壽能否使人活下去或死亡呢？」「不會，世尊！」「諸比丘！勿再此言，祝你長壽，否則犯惡作。」此後，當居士對比丘打噴嚏而說祝你長壽時，比丘皆默然不答，人們對此甚感不快。佛知道後說：「諸比丘！居士慣於此等迷信，若他們再言願你長壽時，如來允許以願你長壽作答。」可見戒律仍以大眾及和合為前提。

佛陀臨涅槃前告誡阿難尊者說：小小戒可捨。即一些小戒可以不用遵守。後有責難阿難尊者沒有追問那些是小小戒，導至後人無所遵從。那真是很大的冤枉，戒律條文那麼多，怎可重新解釋那些是小小戒，亦證明後人對戒認識不深，才有此埋怨。況小小戒因時地的不同，難以定義。就是當時問題解決了，在時空的因緣下，這抱怨在後代必然產生。因此，戒律的精神，制戒的因由，目的，規範。必須充份瞭解，才能因時制宜，應用於瞬息萬變中。

但迦葉尊者在佛涅槃後，不允許捨小小戒，堅持已制的戒必須遵守，受到抨擊為頑固，也有其苦衷。考佛剛涅槃時已有比丘雀躍道：「我們自由了，那老頭子去後，我們可不用受約束了。」已失依怙的佛弟子遇到這些不長進的比丘及眾多隱憂，如此巨變，不無擔心，唯有堅守規約，才能穩定僧團，穩步發展。

第二個極端是不重視戒律，有我慢者認為自己功力深厚，不會犯戒，當然不會向完美的境界邁進，亦不會警覺危機四伏，自視過高，絕對不是修道者的風範。有不願受束縛者，逃避面對戒律，失去對戒律的興趣。殊不知面對的正確態度是，瞭解它，遵守它，然後超越它，當從心所欲不逾矩時，才是真正去除束縛時。有認為戒律是初級的基礎，不太重要，不是大

法，忘記那是三無漏學之首，無信戒基礎，縱使修定，也是邪定，是外道法，遑論修解脫道，有如煮砂成飯，無有是處。修道的路途上，風險、歧途特多，戒律是最穩健，安全的清涼劑。有認為戒律是出家人的，居士不能看，或沙彌不能看比丘尼、比丘戒，比丘尼不能看比丘戒。這沉重的包袱，對戒律的推廣或研求，做成很大的傷害。戒律作為做人的標準，與人相處之道及解脫，不但適合出家人，在家人也極需要，甚至任何眾生都需要。沒有戒，人身也不能得，何況修道成聖！

因此，能夠審度形勢、時、地、環境、人物，拿捏準確，因時制宜，極為重要。否則，偶一不慎，必帶來傷害或傷害他人，或做成終生遺憾。前行功夫當然多瞭解及深入戒律。

中國盛行的梵網菩薩戒側重完美的清淨修持，從自我改造中去利他。有明確的規範可去遵守，雖困難，只要老實實踐，仍可掌握。但側重不完美利他的瑜伽菩薩戒，在饒益有情的前提下，極難掌握。而兩種菩薩戒，最終皆導向利他。

將自己改造到最完美，目的在利他，亦是與人相處之道。如果沒有其他人，或是閉關，將無戒可守，或無戒可犯。獨處時，慷慨或自私將毫無意義，因此，對錯的標準也難確立，只有利他，隨順，不使別人起煩惱，不擾和合才最有意義，亦是戒律的開遮持犯所依。

戒律的作用有：1, 止惡修善。2, 防患於未然，為了防止犯戒，有些時候表現得不近人情，那是迫於無奈。3. 不作無意義之事，不浪費。4. 重視他人的感受，不作惱亂。5. 對應解脫。

完美與不完美，自利與利他是可共通的，不應二分或對立。但在次第上可先自我完善，做到不執，遠離，出離，不貪，不著。然後倒駕慈航，走進不完美的世界，普度眾生，建立人間淨土。